朱子大全 二十五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7)
函號 別 12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六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濵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横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

淺草文庫

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喩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盖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

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隱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盧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

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秘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為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為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為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

唐本彼作部

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為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報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以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彼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

不敢當也亦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賛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府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它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踈作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馽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官牒來官廬

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
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
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
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
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
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
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
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
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
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

持而狥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
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盖嘗深為
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
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
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
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
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
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為禱匆匆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耒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

曆本日立亡日作自

居本六六作具

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它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其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撑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

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

謹當作慎

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巳材獨任巳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

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曾節夫 撙

所喻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爲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洶洶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疇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 埈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値小冗撥置與語令入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

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
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
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
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
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
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
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
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一大病耳渠

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
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
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
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
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
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
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
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

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
心盖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
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
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盖未
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
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喩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旣
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擧足而坐談遠
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
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兼善

示喩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
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
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
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
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
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
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旣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曾致虛 乙卯二月一日

南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毁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盖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灸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 灝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疏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疏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況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熹

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寄旦夕別附致也

答黃商伯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敕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它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示喻

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幞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幞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襴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寺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切疑直領者古禮也檢三禮圖可見襴衫者今禮也如公

原之狀有橫襴乃必是故事中曾有兩說各用一説而
今遂合爲一既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
説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
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
并加四服此亦并合古今之誤盖斜巾本未成
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䙆衫爲稱四脚即
與襴衫爲稱冠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
爲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襴有裙亦是重
複而眞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
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

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界縫紙裹不成頭緒近
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
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耶禮器之失不但一爵
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度雖未必皆合古
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
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向容有
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
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
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
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能留意如此并

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識彼安肯作此事耶

答黄商伯

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説而遍檢諸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爲之説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則禮律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䟽中趙商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須自有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爲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朞已除而以心喪終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事本不欲言以自是講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爲外人道也跪坐近得楊子直書引僧人禮儀道士宣科爲比彼蓋未嘗以爲難只是慣耳其説

亦爲得之皇祐祭式却未之見如有本幸因的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一參校也開寶與開元大槩相襲開元只有先師二位無諸從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牌於法亦只卧之於地與獻官位版相似非此爲神位也今獻官位版亦有植之以趺而立之者皆誤也塑象如開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即内出袞冕以被之則爲有象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豈所修禮書亦姑以存古而實未必行耶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象本朝則固有之久矣可更試考之也

答黄商伯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則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

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
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
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
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
大學之全體極致而言之歟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
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
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
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
期貫通則爲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
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則賦健順五常之德理無可疑然
自昔秪言五常而不及健順體之於心得非
敏於爲善者是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順乎
然自昔秪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耶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
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
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

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
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在人在物雖有
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生之
謂性章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
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
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
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其舊有論性不論氣之説置器日中之喩
與章句或問同而集註仁義禮智之稟非物
所得而全則以所賦之理亦異矣乞賜開示
以啓愚蔽此下一有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
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
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説似不同豈氣既不齊
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
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
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
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一章

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汚染其善者遂變而爲惡當爲惡時非别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拔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惡或不萌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爲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爲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此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入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入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爲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淸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

居本下一心下有見此一心四字

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
性即語脉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
以察之未發之中了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
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
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
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
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
一心求此一心爲甚誤論語或問觀過知仁
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
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
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
意味接續者爲不同也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
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也
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爲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擇善所
以爲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舊嘗
觀乾九三九四與坤六二覺聖人說乾之修

爲易而坤則工夫緊實似有聖賢之分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夫規模覺得似比大學爲高遠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質爲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舊聞先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爲愛愛而得宜便是義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通竊恐五行亦如此嘗見人言五行之體質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金金之從革亦有曲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非急亦不可終於不知略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

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廣證皆當依此爲序其言似有理幸試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況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速也未審是否

三條皆善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幷考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眞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理之變者可次第而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於心立爲定見則正理終不能曉矣竊嘗服膺妄謂夫子所言與答宰我之問程子張子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

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心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歟妄意如此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了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喻恐可參攷也

答黄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絶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

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答詹元善體仁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茍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

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禄本非義理所安前輩盖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出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覼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以不値便以至于今盖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

聞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耶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撥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愈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詹元善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

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旣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其祖事狀有此一條事與今日極相類今謹錄去恐更合稽參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爲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湯之卒章眞可爲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

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偶得黃子由奏疏謾錄去其言至此不爲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略無動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爲萬全之計固不輕發但恐萬一狂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趙豹無故之疑梁武金甌之戒眞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

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李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晩年休息之計元善篤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及也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邵子文記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答潘叔度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

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
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
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
效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閒而遽恠其不及
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
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
味也

答潘叔度

來喩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
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
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
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
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
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
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
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
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
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考而
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

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瀾飜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屛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閒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著勝耳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語甚長非面莫旣大抵鄙見與彼中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爲

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會至當之歸乎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念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論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眞僞却在他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歛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已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兹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叅獲親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况

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教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脩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且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顔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没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潘叔昌

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

之太過而所無所據也
非間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衆峻却愧
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
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
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
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
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
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遂於所向吾恐其
進步之日遠而税駕之日賖也今若未能決意
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

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
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
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
何

答潘叔昌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
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
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
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
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

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沈叔晦章䟽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今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却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衻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會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

唐本昏作昬

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
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
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
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
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
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
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
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
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君子房孔明
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
爲師亦甚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
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
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
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君子以爲然
即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它陳
正已作宰相也可恠可恠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

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諸賢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絶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致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叔昌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講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謂有主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遺書首篇答李端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主乎中也

答潘叔昌 書桂生二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婿則彧之失其本

心久矣顔公之智誠有所不足非獨棄平原一事也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聖人皆顯之以爲教未嘗偏有所隱也今曰聖人獨顯仁義忠信以爲教而神智以爲幾不知何据而言若其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樸而智乃仁義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頗僻如此甚可憂懼不知老兄會見此論否聞其託於賓館必嘗相與講學者幸有以警之毋使東萊宗旨轉而爲權謀機變之學也

答潘叔昌

所示内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薛氏書已領觀其用功纖密良可歎服而昨得其論語及春秋却有難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耶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南軒所爲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補外書震澤語錄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段意思却極好也陳齊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失否微言既絶大義益乖甚可悼懼不覺傾倒至此此紙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賢者知之不枉用心

耳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
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
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
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
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
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
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
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
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晩耳如或未然且放下
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
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盆枉費心
力也

答劉叔文

細詳來喩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
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
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
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
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

爲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如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强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爲誠不知此是誠之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爲誠也又引無極之眞以爲眞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暇一一辨論但更看太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紛紜矣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令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耶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

發雖審切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胡伯逢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袵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昨承喻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來諭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已有此法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迂緩以求之哉亦以其本無是理故爾且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者正謂精思力行從容涵泳之久而一日有以泮然於中此其地位亦已高矣今未加克復爲仁之功但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且悔懼愧赧之不暇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耶有所知覺然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覺知二字所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分然後可以克己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覺知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者已深非用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故而先能自覺卻於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諭所云指示其方使之自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已自得於仁而

既有地以施其功耶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其間亦不能無病（如云爲仁淺深之驗觀人觀己之說皆有病）以今觀之自不必更爲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庸首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一卷者）此外盖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令請言之盖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盖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

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為未發以善為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為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為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為善發不中節然後為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性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為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為仁為兩事也所謂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即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為仁之方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為為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

為仁為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為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為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屨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為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用為仁也夫與其外引智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為仁之體則孰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為表裏之相須而可以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槩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為之方然後就此慤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為為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叙胷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黃仁卿　東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

唐本通貫作乙

通貫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仁卿

示諭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熹自劾之章已批上旨喻以事不相關則是已經進呈矣遂詞避寵亦事之宜紛紛不已又似過甚今已幸得請矣只用省罰令還故官更不再出敕牒亦甚省事位高

言廢又是上一等人令人則位未高時已無及物之志矣可爲深太息也此間親知有仕於汀者書來說彼民望行經界尤切韜仲歸說趙書亦請行之當軸頗難之彼於汀無利害只恐牽連并及泉漳耳　之政且得如此亦善人固難得每事皆善也漳人亦淳但淳者太淳故其有勢力者得肆殘暴爲可憐耳向來繆政撫其淳者甚至而治其豪猾不少貸亦有精力不及而誤縱舍者然或者至今以爲嚴殊不可曉深自愧恨不得如仁卿者爲寮友而規正之也

別紙之喩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寛而自寛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黃直卿　榦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

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
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
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
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
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
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
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
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又
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
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
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
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
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頗多當候
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不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

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顚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盖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

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尚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答黃直卿

喪服篇所說析出經傳破碎重複不相連屬不可行也

此篇已略修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見上條見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太疎略可更裁之或於本條下依重出例注之而逐條之下卻皆剗去亦自簡便後有通例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之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三年問一篇爲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爲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其後乃取諸篇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此類不多即不若依舊只附前篇作傳

記亦得之

士喪禮上下

兩卷略定更詳之

士虞禮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云祔卒哭祥禫禮附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

採集別為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

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褊柎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椁窆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誄謚章（如此類更推廣求之可附即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並喪恐更有說此所取似疎略可更考之

居喪記

弔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爲首此條甚長今注疏皆誤分斷了今當合之其餘有通說喪禮或泛喪事如孔子早作子張㾓幾等語皆合附入別紙有說又剪下碎段一束恐亦可附邾婁復以矢天生地藏子羔之襲喪不剝奠之類已削去皆可入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來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日後某章某章放此喪服篇說中亦有一例依此可并詳

之士虞禮記既封至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即入喪服通例經中若是王禮即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段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即可子細看今并寄來又值事冗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夕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功脩此數卷也

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
事注節將旦而祔止辭一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句未知當
祔何饗辭止之饗注
右卒哭○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祔止尚饗
右祔○云云 ○祔杖不上於堂
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記云云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記云云

中月而禫止未配
右禫○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
本恐已刪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能深考然所論堂上前爲
三間後爲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太小
無以見其深廣之實須稍展擴以四五尺以上
爲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頓許多物色而
中間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處淨埽一片空地
以灰畫定而實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

唐本夏作厦

唐本註作柱

與不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段三間後段四間及兩邊夾室之位矣即不見得殿屋橫棟從甚處斷兩霤之分從甚處起又不見夏屋兩翼如何似今之門廡又不見兩夾堂外既無墉亦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經無文云無註則兩屋角懸空無寄託處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說其殿屋分四霤處亦合如前來寄去之說但移得洗更稍向東當簷滴水處耳夏屋亦須作次棟以覆兩夾但設搏風版於兩夾之外次棟盡頭而設洗於其南如此乃有門廡之狀先之說福州人所謂君臣門也盖屋之前後皆爲五間而中三間爲直棟旁兩間爲兩夾其上椽瓦或爲東西霤之上流或爲次棟而設搏風於其外也若不如此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
古者降殺以兩恐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降而得之又於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爲墻以分房室兩夾之界略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考異

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云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釋知止之本文全體可謂當矣然恐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盡格知盡至始爲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與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蓋擧大學之全體極致與乞賜指教 第十六版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六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

唐本審作愼

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
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
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
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
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
爲如何

答呂子約

喩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
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
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
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
却恐有害淸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
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
獲之病耆此意思横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
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
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効之理不若盡
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
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

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
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
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
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
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
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畜浹洽涵
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即時習而說
之注釋也 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
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
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
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
之則在已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

反而懼於傳之或差○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 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
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
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
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
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
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
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
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

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
而無伸已之意迺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
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
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
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
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
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
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
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

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
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
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
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
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
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
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
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
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
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
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
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
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
急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
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
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
闕略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愼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盖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爲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爲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

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漐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喩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㨾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喩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漑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

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偹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校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輒爲他說焉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

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

祭之說意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爲故曰可謂孝矣斡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

諱過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謝方明事）

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法然李
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胃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

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矣事如祇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

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魂者其氣也氣散魂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遊魂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聰明爲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也

程子曰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

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爲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文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即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眞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癢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恩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子氣類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離失其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

說淺界分界限明當作限界分明

别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
爲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

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剗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爲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

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爲莊周之類皆
由傳之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
於西河之上氣味謂之講習之功全盡未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
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摽使者出大門
之義説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脉貫通皆似
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爲難也所謂傳非
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蓋在己有所未克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苟時習之功有所未
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害
所論甚善未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
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

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
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
不容毫髪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
抵先要虚心爲要耳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説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
人當日贊歎之辭未有此意他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
人思前筭後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
自覺知然人之資禀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
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
而於計較思筭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纎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旣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論二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没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

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盖
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三闢萬變是生所
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
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
氣禀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
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
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温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
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

多少分數耳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
鬼神之德盖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
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
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
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怎
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
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
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寃之之意常感於中
此病不已便入因果上去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
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

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爲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耶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別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識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爲學而專以講論爲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徧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耶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爲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爲密切

魂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魂氣歸于天體魄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爲魂聚而不散者爲魄魄非氣也精氣爲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魂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鐫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唐本下感作惑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耶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變其使形者之論耶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見於文句者無每有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三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為正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

商當作殷

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爲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
鄙意似覺未安盖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
人始得盖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
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緖非面論不能旣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盖氣運升降
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
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
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
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
則奢爲末當以易傳之言爲正龜山發明得亦
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爲幻
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
也
此說固然程子盖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愼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識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

　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鄒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若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

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程子答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閒亦無不在也顔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亦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悌之說盖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恐且如此章

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盖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盖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爲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爲訓又何也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若無異義也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盖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爲

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願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
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慍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
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
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
既以不知者希爲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慍者
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悌爲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
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盖以本立而
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盖以自是而
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爲仁自孝悌始之
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
知仁其原盖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
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悌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
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
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
然後爲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爲人也孝悌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
之心況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益深言孝
悌之爲順德而入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
著察則爲仁之道自然周溥充大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
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
之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
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
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
甚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
何也詳考程子辭意盖直指脩飾之爲非仁
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
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
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
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

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却未曉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悌謹行信言泛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已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悌以及乎親仁成已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悌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循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已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已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
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
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
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
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
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五事然先後相
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
此盖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又謂仁是
性也孝悌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
從身已入程子論季路顔淵言志一段可見
盖喜怒好惡之偏頗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
得氣脉通貫本末連屬每覺於至親上尚有
物我處多況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
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
輩謂公近仁愛屬仁而魯論所謂己欲立達
而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
射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反求諸己
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己私

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悌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夫則孝悌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

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爲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繆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

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
旣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撓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盖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喩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爲作也但掎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喩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

子之意盖欲主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
却不如以爲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
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
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
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
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
見不應如此盖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
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

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
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
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
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
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
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
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
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
盖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
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

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説過高立心大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説恐看得太幽晦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踈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眞實見處也太極諸説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為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耶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

書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
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
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
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
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耶幸更思之復以見
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
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
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
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
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
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
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
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
高遠便二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
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
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

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
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
向外底意思多切已底意思少所以自已日用
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
時話似已詳說此病柰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
後始覺身心久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
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眞覺也所謂秦漢把持
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
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
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寛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
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
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
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
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
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
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
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
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
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
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

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

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
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
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
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
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
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
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
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
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
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

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
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
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
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
說乃爲得之盖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
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
之界而二者皆横即所謂東西之阡盖二字名
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
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

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微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呶呶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

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它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

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
又甚於前此既無可柰何但當脩其本以勝之
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
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
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冐忝之多不勝慚
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
閱深以爲恨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
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
鄙意未合處具之別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
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
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
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
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覓他好處并文中子一
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
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今錄去此無入寫得
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
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
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

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然終是慤實謹厚是這一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淸潤爲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爲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已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

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

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
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互峯議論似此拘
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
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
甚巧然却走了孝悌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
則只卑巽兩字亦得不必云孝悌矣此盖本因
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
又怕意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彊似不必如此
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爲得仁文義句
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

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
善之本也止是贊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
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内不
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
矣盖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
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
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
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
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
涵養以到爲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

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萃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疢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
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
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
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
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
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
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
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趍時徇勢馳鶩
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
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

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
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
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正理未嘗一日
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援
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
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
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已
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說
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
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

恐所謂秪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盖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别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眞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喩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長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長前輩謙遜長

厚豈非義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
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
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
疑當且濯去舊見以求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
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
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
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
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
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
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
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
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
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
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
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
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
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
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

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唐本著作者
唐本起作趣
唐本自作目

答呂子約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著却似微有起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自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七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